

第十五回 雪婆走報江郎 俠友義鋤賊子

詩曰：

大義在人心，君臣與朋友。

長嘯舞青鋒，痕飲樽中酒。

且說雪婆因腰間跌傷，尚未痊愈，一步步挨到江家，已是黃昏時分了。江潮在書房裏燈下吟詩，江啟源在人家吃喜酒，陸氏身子困倦，已是和衣睡了。雪婆同了江家門公的老婆進去，因見陸氏睡著，走到江潮書房裏去。

江潮見了雪婆，疑是夢裏，忙作揖道：「雪婆婆，為何兩月不來？我也訪你多次，再沒處問蹤影。」對管門的老婆道：「你自去罷，雪婆婆自有睡處。」老婆子去了。江潮流淚道：「想殺我也！」雪婆也淚下道：「相公，一言難盡。待老身喘息定了，一一細述別後的始末根由。」江潮挑燈敬聽。雪婆道：「自別相公之後，是七月初七牛女相會之期。今日准准是九月初七日了。六十日之中，其間風波險阻，祇道是見不成相公的豐儀了。」那雪婆記性極好，談鋒極細，把那柳婆妒忌，同了其女弄兒灌醉了他，推他在池裏跌壞了腰，小姐親看湯藥，曉煙扶持，並丘石公毒計來投假書，小姐先覺，嚇他的口供責狀，剝他衣巾，並小姐猜出的緣故，逐句的細述出來，且是精詳核實，並無一字遺忘。江潮聽了，毛骨悚然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我也疑這賊子，祇道他讒言相謗，怎知他做成天大禍胎！若非小姐天性聰明，知機如見，險些誤了大事。小姐說如今有變，亦是理所必然。雖感你義氣，以死相殉，然你雖死，我與小姐的聲名已壞，豈能苟活？如今怎生樣防備著他纔好？」雪婆道：「小姐命我扶掖夜行，正要與相公議一長策耳。」江潮道：「縱使他不敢又有他謀，被他各處將惡言揚播。吳老雖歸，略覺風聲，姻事決不能成的了。」江潮說了此言，淚下如雨。雪婆道：「相公切莫悲哀，吳小姐也是這等說，以老身看來，卻是不然。祇怕此言不播耳，設若此言一播，倒是一個好消息。」江潮道：「這卻是怎麼說？」雪婆道：「吳小姐縉紳門弟，才貌無雙，凝秀清閨，及笄年紀，故豪門大族爭來求配，常恐把相公落後了。此老身深以為憂者也。若盡聞此言，則誰人復來求配？則吳小姐之身穩穩是相公的了。」江潮道：「我豈忍壞了他的聲名？且未必成就，設或成就，被人道得個先奸後娶，亦非士君子所宜。如何是好？」正說了一黃昏。

已是初更天氣，陸氏因丈夫未回，不曾睡好。睡覺起來，丫鬟說道：「做媒的雪娘娘在小相公書房一黃昏了，見娘娘睡熟，還在那裏閑話哩。」陸氏走到書房裏，道：「雪娘娘為何許久不來？小相公日日在此念你。吳老曾回來否？作伐之事怎麼倒不說起了？」雪婆道：「娘娘，不是老身冷了場，祇因吳老爺至今未歸，老身在吳衙被一個婆子暗算，跌折了腰，睡在小姐的臥房約有兩個月。虧得這位小姐令曉煙扶持，又將銀子令家人點紅花活血散，買珍珠萬應膏，自己朝夕來看我，故爾得愈。若非吳小姐，老身也早早死了。老身知恩報恩。古人說，『報生以死』，老身學得這句，方是個雪婆本色。」陸氏笑道：「你卻痴了，說的甚麼話兒！」雪婆道：「娘娘，你有所不知。有個惡人要設謀害吳小姐，並你們小相公，老身思量要撞死在他身上。」陸氏驚道：「卻是甚麼緣故？」雪婆將前事略略減省文法，重新說了一遍。陸氏也是憂煎，母子二人陪他吃罷夜膳，打發雪婆睡好。

江潮一宵不寐，一來恨那丘石公，二來思量防備之策。清早起來，雪婆也起來了。江潮邀至書房，道：「我昨夜思忖，此賊心中毒甚，時刻伺候我們的空隙，你今後且不可到我家來，十五日正午時，我約你在氤氳殿上相會，後邊凡是逢五日午時，即會氤氳殿上，再勿失約也。但此賊奸謀萬端，我亦無如之奈。我朋友中祇有一個仗義的，姓沈名彬字文全，他的父親現任吏部尚書，官府無有不聽他的。那丘石公這賊子生平祇畏此人。我今日去告訴他，他必肯出力，這賊子就不能有為了。」雪婆歡喜道：「此策甚好。這等，老身就去回復小姐。相公可還有甚麼言語說與小姐否？」江潮道：「我要說的話甚多，但一時間說不盡，有相憶他的詩數十首，你可與我送與他看，便是我的衷腸了。」雪婆接詩到手，竟到吳衙。江生同出門，往沈文全府中去了。

且說沈文全，正與路玉貞、李叔夜在書房談及前日此事。沈文全道：「丘石公這奴才，祇因要騙信生三兩銀子，不遂其欲，故要把飲酒、宿娼題目，壞他前程。我想，江信生與他有甚麼深讎，遂致如此惡毒。不知他怎生騙了個秀才，如此辱沒儒林。他若再去欺侮信生，我們必要住持公道。」正說話間，江信生到了。作了揖，江潮哭訴情由，眾友道：「方纔沈兄正說此賊，不想又有奸謀。」乃安慰信生道：「不妨事，盡在小弟身上，替兄出氣罷了。」正說間，姬仲親也來了，江生告訴其緣故，姬生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方纔小弟見他往誣人巷慣寫詞狀的一寸灰家裏去，祇恐要起訟端哩！」江潮吃了一驚。沈文全即差家人各衙門打聽，即來回報。四個家人分路去了。沈文全道：「前日舟中姬兄醉了，被他取樂。還是江兄有主意。」路玉貞道：「為此他怪江兄。」李叔夜道：「就是姬兄，心裏也未必不怪江兄哩！」姬生道：「說正經話，休要取笑！何不即著人到誣人巷去，喚那一寸灰來問他，即知備細了。」沈文全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即喚家人去訖，祇說立等灰官人就來。沈文全留這幾位朋友吃酒。

不一時，一寸灰到了，文全道：「請他進來。」一寸灰走到席邊，眾人一齊總揖。一寸灰道：「不知大爺有何見諭，呼喚小子？」文全道：「請坐了細講。」即奉杯箸與他。乃問道：「老灰，那丘石公這狗才來訪你，做甚？」一寸灰道：「大爺動問，在下怎敢隱瞞？在下行業落在其中，大爺自然相諒。他前日來，要告一張奸斬狀詞，央我打刀。在下見他沒有潤刀之物，不肯與他打，他今日與嫂孀借了首飾衣衫，當在我處，與他打了一把殺人尖刀去了。」沈文全厲聲道：「他所告何人？」一寸灰道：「在下不敢說。」沈文全道：「不干你事，細說與我知道。」一寸灰不敢隱瞞，扯沈生到靜處，附耳說道：「他道，洛神橋吳老爺的小姐與柏梁橋江小官人有奸。江小官人託他投書，致被毒毆，剝去衣巾，威逼供狀。故此要縣中去告他。」沈文全道：「我曉得了。老灰，你不要聲張，你且把原狀寫與我看，我自相謝。」一寸灰道：「大爺面上，怎敢要謝？」沈文全領他去後書房，寫將出來，道：

告為奸斬事：淫衿江潮，因雪婆牽引，與吳宦小姐若三月十五日佛殿成奸。於八月十五日，潮將情書晚上投遞吳衙。上不知就裏禍，被雪婆喝使吳衙狼僕，將上毒毆寸傷，衣冠盡行剝去，逼寫口供責狀一紙。有此黑冤，哭訴江潮，又遭殺害，沉猴子救證。乞天正法，蟻命超生。告。

文全看完，即命家童送銀二兩與一寸灰辭別而去。眾友問時，方知此段情節。姬生道：「沈兄，以弟看來，不如兄差人去喚他來，與他說一番，他自然不敢的。」沈文全道：「姬兄，你與他有前夕之歡，是極愛你的，你自去求他何如？」姬生正色道：「又來取笑。」沈文全道：「這賊子最是惡刁，我若是去請他，就象江兄弟慌了，央我收拾，越要猖狂，越不願見。」

到其間，也不十分急遽，說道：「小弟心跡自明。任他千般算計，上官自有明斷。祇是造言玷辱，心中不安耳。深感沈兄仗義，小弟銘刻五中。為今計將安出？」沈文全道：「明日小弟帶了幾個家僮，在縣前候那賊子，騙了他的狀詞，打他一頓老拳；就是已進了狀，小弟拼出幾千金，必要處他一個盡情，也為萬民除害。」路玉貞道，「如今祇好善處。兄打了他，倒難收拾了。」姬生道：「打他斷然不可！」沈文全道：「姬兄，這句話不該你說，未免涉私了。」姬生就不敢言，眾友一笑而別。明日，沈生早起，叫了十個狠僕，走到縣前，幾個書吏見了，慌忙作揖道：「沈大爺，何事光臨？若要見敝主，特請到賓館裏坐，待我們通敝主，自然就出來相見的。」文全道：「不須去見縣尊，祇因有一個奸人要謀害好人，要告誑狀，我在此候他，要打他一頓，然後與他打官司。」幾個書吏道，「是甚麼人？」沈文全道：「有個獸儒丘石公，平日奸淫寡嫂，人所共知；設計害人，毒如狼虎。今無端扎害柏梁橋江信生相公，捏成無影之謗；連陷洛神橋吳涵老家閨門。煩公等用心，我自厚謝。」眾人道：「這樣傷天害理的閨門大事，豈可如此造謗！凡事都在我們身上。」

正說間，祇見一個乞兒，兩個人扶了，走將近來。那人怎生模樣？祇見他：

身穿破青衣，血污片片；頭頂破氈帽，帕裹重重。左眼高似饅頭，滿青血灌；右頰全生疙瘩，點紫膿攻。左手絡在肩頭，渾包膏藥；右腳拖來瓶甕，半縛棉花。戰場之上走傷尸，地獄角頭逃惡鬼。

眾人見了，吃了一驚。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丘石公！這賊子為何到這般光景？說來真是好笑，因他隔壁有個醫生，叫做徐子滂，也是賣老鼠藥出身。後來戴頂方巾，著件闊服，憤呵那些良善財主的陰囊，那徐子滂偶然醫殺了人，丘石公著貫在人前揚他的丑名，子滂知之，恨入骨髓。丘石公當日在洛神橋吃了虧回家，要叫哥哥丘宜公出頭，拉了三學朋友，到洛神橋放肆，再去府縣申冤，誰想宜公忽然害了冷瘧病，沉重得緊，出門不得。丘石公自己去拉朋友，這些秀才道他是奸嫂賣侄，是不仁不義的禽獸，平日不睬他的，那個肯來？奔了一日，並無半個。晚間，柳婆又哭將回來，將丘石公大罵不止。石公道：「姑娘且莫氣壞，難道侄兒吃了這樣虧，就是這等罷了不成？」柳婆道：「看你好嘴臉！他們的事明明有的，不然怎麼連夜教雪老乞婆到江家去通信？我待要與大侄商量，他又病倒，如何是好？」正說間，祇見徐子滂來與丘宜公看病。石公明知此人狡猾多謀，即與談其事。那子滂道：「這節事難下手得緊，不如休了念頭罷。聞得吳涵老，獻平遠愛他的才，甚是尊禮他；聖上又嘉獻平遠的大功，恩遇日隆。吳涵老正在赫赫之日，不要說有官司，就是撫按也是敬他的。誰肯准你的狀詞？若說壞了他閨門，他治家不正，也要壞官了。況且他平生清正，你將這無影的虛詞說他，人也不服的。倘然吳涵老與兄打起上邊的官司來，他有財有勢，你那裏敵得他過？」丘石公聞言，其實害怕，下了一跪，必要求教一個良策，那徐子滂連忙扶起，沉思半晌，道：「除非告江潮，略帶雪婆，指點吳衙狼僕毒毆寸傷方可。祇是又有一件不妥，除非吾兄身上做了假傷，方纔騙得人信。」丘石公道：「假傷怎麼做得？」徐子滂道：「祇消小弟用幾個膏藥，又不痛，又不傷，那假傷做來逼真，可以動人眼目。」丘石公大喜，陪他吃了點心，即同子滂去取膏藥。子滂因懷夙恨，巴不得公報私讎。將巴豆為君，斑毛為佐，外加白砒、蟾酥、銅綠、皂莢、五倍子、靛青、朱砂以白鳳仙根，一同搗爛，叫他拿去；再煎了桃仁紅花酒，飲得極醉，將靈丹厚塗等處，將帛纏足，用濕草紙四五重，燃紙燈火燒在藥上，痛極為主。睡了一夜，明日起來，取下靈丹，處處紅腫青綠，如打得極狠的一般無二。過十數日依然本來面目，妙不可言。祇是不可近女色的。石公不知是計，拿去依法而行，吃得大醉，一忽睡到五更，覺將傳來渾身麻木，骨絡裏邊如刀刺的一般疼痛，立起身來，嫂子與柳婆見了，嚇個半死。已知徐子滂用計，不好說得。走不動，央兩個鄰人扶到縣前。他忖道：「我已如此光景，官府自然准狀，也不須重寫狀詞，空出吳衙了，祇將一寸灰寫的狀詞去告。」

沈文全當日遇見，原有人疑他是丘石公，叫家人問道：「你是甚人？」答道：「我是丘相公。被江潮叫吳衙狼僕打壞，特來告狀。」沈文全暗暗心疑，見他如此光景，也不打他了，祇恐他要叫喊。自己走近身去，問道：「既是丘兄，為何這般模樣？」丘石公哭訴道：「沈大爺，天大的黑冤，求你與我昭雪。」沈文全道：「朋友之誼誰沒有的？祇是你平日也太過了些。請到酒肆中坐，縣尊尚未開門，細說與我分曉。」石公果然隨去。沈文全道：「待小價扶了，你家裏人自回去罷。」兩個鄰人正要脫身，竟自去了。沈家人扶到酒店。不過是一片胡言謊語，說江吳兩家打壞他的，私通之事一一說出。沈文全道：「祇恐沒有的事。」一面坐了，閑話吃酒，一面即教家人到藥鋪中取一大包半夏末，放在熱酒中。斟了一大碗，奉他道：「兄且請一杯熱酒。」石公祇道他好意，竟自一飲而盡。吃酒之後，祇將嘴來動了，沒有一些兒聲音。他的狀子又被沈文全拿起，叫家人扶了他回去。他不肯走，那四個家人一路亂拳，打到他家屋裏，柳婆、嫂子問他緣故，一句也說不出，有詩為證：

誰道良心盡可磨，一生奸計竟如何？

從教妙算通神鬼，弄得熬糟疾病多。

沈文全先到柏梁橋回復江潮，說其所見，眾人無不稱快；但疑吳衙果然打得他恁般模樣，又見他酒食原是啖得的。正在疑慮間，祇見江家童子道：「姬相公來了。」姬賢進來，作了揖，坐下，沈文全道：「姬兄，得罪了！小弟一時間搪突了你心愛之人，如何是好？望兄恕罪！」姬生道：「咬舌的，又來亂話。如此說，是曾擺布那丘石公？」沈生道：「然也。」姬生道：「可憐！可憐！不消沈兄擺布，他又被那慣藥殺人的徐子滂狗才弄了去也。」二人忙問其故，姬生備細述之，二人道：「姬兄為何聞之甚詳，想必疼他麼？」姬生笑道：「他自有嫂子疼他，與我何干？」三人說說笑笑，歡喜不勝，相別而去。正是：

憑你周郎妙計，

不如諸葛張良。